

陈国强等著

JIANSHE
ZHONGGUO
RENLEI XUE

建设中国人类学

JIANSHE
ZHONGGUO
RENLEI XUE

JIANSHE
ZHONGGUO
RENLEI XUE
上海三联书店 / 出版



建设

中国

人类学

JIANSHE ZHONGGUO

RENLEIXUE

陈国强等著

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沪)新登字117号

责任编辑 杨亮
封面设计 王俭

建设中国人类学

陈国强 等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1992年2月第1版

1992年2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 插页：2 字数：236000

印数 1—2000

ISBN 7-5426-0550-X/G·90

定价：11.00元

此项研究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
特此致谢。

“人类学研究”课题负责人 陈国强

1990.6.30

序 言

陈国强

本书是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会 1987 年批准“人类学研究”课题的研究成果。这项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特此致谢。

自 1981 年中国人类学学会正式成立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家教育委员会及各地有关单位领导的重视、关怀和支持下，人类学在我国得到恢复和提倡，并取得了一定成绩。在福建省哲学社会科学“六五”重点项目中，就列入厦门大学人类学系的“人类学——中国东南考古民族研究”项目，这个项目的成果在 1987 年荣获福建省人民政府颁发的优秀著作奖。通过中国人类学学会组织的四次大型全国性学术讨论会，分别对人类学的地位和作用、人类学与建设两个文明、人类学与应用、近几年的中国人类学等专题进行了讨论，并出版了会议论文集《人类学研究》等书。学会及团体会员、个人会员的努力和研究，使人类学在恢复和提倡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为了进一步探讨“建设中国人类学”这个重要课题，厦门大学人类学系在 1987 年向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会申请“人类学研究”课题时，就把编辑本书作为研究成果。我们认为需要探讨中国人类学过去研究的情况、现状，以及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去指导研究人类学及其分科和问题，以便建立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人类学，使之更好为中国社会主义四个现

代化建设服务。这个课题，在1987年10月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会民族研究专家小组审议时得到赞同通过；经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会批准，确定本书作为“七五”期间“人类学研究”课题的最后成果。

本书作者，主要是厦门大学人类学系专职教师和研究生。承厦门大学人类学系客座教授：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张光直教授、日本中部大学国际关系部主任王崧兴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系主任乔健教授、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名誉所长郑德坤教授；兼职教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贾兰坡研究员、南京博物院宋伯胤副研究员；中国人类学会副秘书长、中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刘孝瑜教授、上海自然博物馆林嘉煌副研究员等人的支持，均撰文参加。本书作者有的从人类学科，有的从有关分科，有的从有关问题，各自提出意见和看法。我们共同的希望是抛砖引玉，通过本书的研究，引起国内学者和读者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并继续深入研究。

人类学是一门世界性重要学科，近几十年来，国外人类学发展很快。我国有着丰富的人类学资料，又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理论的指导，相信在明确重视“建设中国人类学”这个课题后，我国的人类学研究，必将以更快的速度发展前进。

本书的写作和出版，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高德同志、上海三联书店林耀琛同志的关心和指导，在此，我们表示衷心感谢。我们也希望年轻一代的人类学者能关心这个课题，并积极开展人类学研究与交流，为建设好我国人类学作出更大贡献。

本书由陈国强组织撰写，邓晓华协助编辑。我们期待广大读者的评论和指正。

1990.6.30

目 录

1	序言	陈国强
1	建设中国人类学	陈国强
17	论当前人类学的研究与国际合作	贾兰坡
28	考古学与“如何建设具有中国 特色的人类学”	张光直
37	从西方人类学的演变到中国学术的发展	乔 健
50	试论马克思、恩格斯与人类学的关系	石奕龙
67	创办人类学系的使命	郑德坤
75	汉学与中国人类学 ——以家族与聚落型态的研究为例	王崧兴
93	人类学与两个文明的关系	叶文程
106	80年代我国古人类化石与旧石器的发现 及其意义	李家添
119	对文化人类学博物馆的构思	宋伯胤
134	试论中国文化人类学的发展趋势	刘孝瑜
149	文化人类学与民俗学	林嘉煌
158	西方人类学的文化观评析	郭志超
168	考古学在人类学研究中的作用	吴诗池
181	论文化人类学理论在考古学中的运用	吴春明
193	略论宗教人类学及其在我国所面临的课题	范 可
208	心理人类学的理论体系及其实用意义	潘宏立

- | | | |
|-----|-------------------------|-----|
| 223 | 政治人类学和传统政治制度分析 | 王铭铭 |
| 240 | 都市人类学：内容、任务与展望 | 邹俊明 |
| 251 | 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述评 | 何瑞福 |
| 263 | 系统论在人类学中的应用 | 吴国富 |
| 274 | 论人类学研究的中国化 | 李安民 |
| 289 | 建立饮食人类学的浅见 | 陈巩群 |
| 297 | 浅议汉族社会文化的人类学研究 | 蓝达居 |
| 309 | 建立文化语言学 | 邓晓华 |
| 323 | 从汉语的特点研究语言人类学 | 曾少聪 |
| 335 | 浅析体质人类学建设中的当代社会
生活问题 | 曾惜惜 |

建设中国人类学

陈国强

从1980年筹备中国人类学学会、1981年正式成立以来，10年间在中国神州大地上，人类学的提倡、教学、研究和国内外的学术交流，有了初步的进展，这是令人欣慰的。但是，要建设好中国人类学，使之更好地为社会主义中国服务，还需要长期艰苦的努力。

人类学是一门世界性重要学科，在社会科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从本世纪初人类学传入中国后，就得到初步的发展；80年代以来，人类学恢复了它的宣传和提倡，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学科建设，使人类学及其分支学科，能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成为具有中国特色，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的社会科学。

一、人类学的起源与发展

“人类学”一词，通常解释为“人的科学”。

人类学到19世纪中期才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关于人类学的起源，却可追溯到远古时代，当时人们对不能解释的一切自然现象与人类本身的谜，在不断进行着探索研究。“人”的起源是怎样的？为什么世界人类有不同的体质特征（肤色、毛发、头型）？人种又是怎样形成的？世界上有多少人种？等等，这些对“人”的研究，属人类学的最早起源。古代埃及就把人类按皮肤颜色分为赤、黄、白、黑四种人，对每种人的来历都保存了大量的

神话传说。古代希腊亚里士多德把生物分为人类、动物、植物三类，并且说人与猿极相似。希腊文明传入罗马以后，由于基督教的传播，不允许人们对摩西的《创世纪》存有异说，于是西方对人类的研究受到了阻碍，甚至停顿下来。

中国对人类来源的研究，其历史也很古老。传说是“伏羲、神农、黄帝之书”的《三坟》，就已讲到天地如何生人。东汉马融说：“三坟为三气，阴阳始生天地人之气也。”我国 56 个民族中都有人类来源的传说，如汉族有着太极、两仪、四象、三才由阴阳而生万物的传说，其他 55 个少数民族尽管对人类来源的神话传说不一，但反映了我国自古以来，各民族都在探索着“人是怎样来的”这个问题。对于人类来源的研究，可以说也是人类学知识的萌芽。德国学者洪德(1449~1519)于 1501 年写了一本有关人体解剖与生理的著作，他首先采用《人类学》这个书名，他所首创的人类学，其实只研究人体的结构。1672 年法国学者勃尔尼把人类划分为白色的欧罗巴人、黄色的亚细亚人、黑色的阿非利加人、棕色的拉普人(居住在北欧的亚细亚人与欧洲人的混血种)等四种。1688 年，约翰·斯伯林也写了《体质人类学》。后来，比利时的维萨里(1514~1564)、瑞典的林奈(1707~1778)等对人类体质的研究均作出过重大的贡献。1876 年，托皮纳著的《人类学》一书说：“人类学是博物学的一门分科，是研究人及人种的学问”。因此，人类学指的其实只是体质人类学。德国人类学家布鲁门巴(1752~1840)首创了测量人体形态的方法，根据骨骼构造及外表体形区分人类为五大人种。累其阿斯创立头幅指数，坎伯尔发明面角，法国的布洛卡和托皮纳则对其加以全面系统整理。此后，体质人类学就以骨骼(头型、鼻型、骨架、牙齿)、肤色、发型、发色、血型等为基本研究材料，来研究人类体质的异同。

在 17~18 世纪，英国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发展和“地理大

发现”，促进了研究人类的文化。法国拉菲托(1670~1740)在1717年写成的《美洲蛮族的习俗与上古风俗的比较》就属于人类学文化研究的作品。

在19世纪中叶，人类学发展成为一门现代的独立学科。达尔文于1831~1836年环游和考察世界各地生物后，写下了《物种起源》和《人类起源及性的选择》，进而成为进化论创始人，也成为科学的人类学的奠基人。摩尔根在美洲调查印第安人达40年后，出版了《古代社会》，这是早期著名的人类学著作。到19世纪中叶，人类学在进化论的推动下，首先在英国形成以斯宾塞(1820~1903)和泰勒(1832~1917)为首的人类学进化派，其中有瑞士巴霍芬(1815~1887)、苏格兰麦克伦南(1827~1881)、美国摩尔根(1818~1881)、俄国科瓦列夫斯基(1851~1916)等人。接着，各国人类学会相继成立，1863年英国伦敦人类学会成立时，提出了体质人类学这个名称，而当时的人类学还没有分为体质与文化两大分科。

1901年，美国考古学家W.H.霍姆斯正式提出了文化人类学一词。从此，人类学就有了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之分科。西方各国由于研究对象、学术流派的不同，对人类学及其分科也存在不同意见，且其名称也各不相同。

美国人类学家韦士勒说：“人类学是由探索人类起源而生的问题组成的总名。”又说：“人类学是研究人的科学，包含所有把人类当作社会动物而加以讨论的问题。”他认为人类学研究的是一部“人类自然史”。英国人类学家马列说：“人类学是用演进的观念来研究全部人类史，对人类的肉体与灵魂两方面都必须加以研究。”英国马林诺斯基说：“人类学是研究人类及其在各种发展程度中的文化的科学，包括人类的躯体、种族的差异、文明、社会构造，以及对于环境之心灵的反映等问题的研究。”总

之，他们都认为人类学既要研究人类躯体、人种区分，又要研究人类社会及其所创造的文化(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我国著名人类学家、厦门大学林惠祥教授综合各家学说，提出的人类学定义是：“人类学是用历史的眼光研究人类及其文化之科学，包括人类的起源，种族的区分，以及物质生活，社会构造，心灵反应等的原始状况之研究。”(《文化人类学·总论》)这个定义，反映了我国早期对人类学的看法。

由于研究文化的观点、对象有所不同，因而在英美等国，“文化人类学”又称为“社会人类学”，也称为“社会文化人类学”。他们的人类学包括了“民族学”。而在欧洲大陆的一些国家，则认为“民族学”是指本国以外的民族研究，对本国民族民间知识的研究则称为“民俗学”。

从 30 年代起，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外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知识应用于文明社会的行政管理、工业、商业、都市教育以及犯罪的分析研究，产生了应用人类学的许多分科，使人类学更直接地为现代化社会服务。

二、我国早期人类学的发展

我国有着丰富的人类学资料，商代甲骨文中就有商民族的原始信仰的记载。但作为一门现代科学，它是在 20 世纪初由西方传入的。它经历了 20 年代以前人类学的传入与传播，30 至 40 年代人类学的初步发展，50 年代至 70 年代人类学的分科发展等阶段。

第一阶段，20 年代以前人类学的传入与传播。

早在光绪(1875~1908)末年，我国就有人把摩尔根《古代社会》译成汉文，将它介绍给国内读者。梁启超所办的《新民晚报》上曾刊登过《中国人种学考》一文，严复也翻译过一些社会人类

学的文章。同一时期，林纾、魏易把德国人哈伯兰所著、1900年由罗威译成英文的《民种学》翻译过来，并由北京大学堂书局出版。同年，清政府颁布的《大学学制及其学科》，在文学科的大学主课中，也有《人种及人种学》。1912年（民国元年），教育部颁布大学制及其学科中，又有《人类及人种学》课程。当时全国高等学校仅有北京大学设人类学一科。“五四运动”时期，在北平《晨报》上连续刊载了卫斯特马克的《人类婚姻史》。^①应该指出：不仅是人类学者，有些民族学者也把上述著作当作民族学著作。因为人类学包含有民族学，故应该是人类学在我国的传播。

中国正式使用“人类学”一词是在1916年，而正式使用“民族学”一词则是在1926年。1916年，孙学悟在中国科学社《科学》杂志上发表《人类学之概略》^②一文，对欧美人类学作了简要的介绍。1926年，蔡元培写了《说民族学》一文，才正式介绍民族学。蔡元培1907年曾留学德国，专攻哲学及人类学，回国后，在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1917～1927年），曾设人类学讲座，他是中国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奠基者。

在20年代前后，翻译出版近代英、德、法、日等国人类学的论著不少，有1912年吴敬恒译麦开柏的《荒古原人史》，由文明书局出版。有1927年任冬译房龙的《上古的人》，由上海东亚图书馆出版。有1929年陶孟和等译米勒利尔的《社会进化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有1929年杨东荪、张栗原合译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由上海昆仑书店出版等。

1920年前后，人类学传入我国并进一步得到传播，这使我国学术界增添了人类学科目，在教育部和北京大学也相应有了

① 王亚南有译文，1930年神州国光社出版。

② 见《科学》第二卷第四期，1916年4月出版。

人类学科和讲座，从而培养出了我国老一辈人类学家。

第二阶段，30至40年代我国人类学的初步发展。

中国人类学的奠基人蔡元培先生在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致力发展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研究。他先在社会科学研究所以设民族学研究组，自兼主任，后又设人类学组，增添了人类学科目，并大力培养青年人类学家，提倡他们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其中1929年林惠祥就曾到台湾去调查过高山族（当时称番族），不少人到外国攻读人类学。当时北方以中央研究院、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辅仁大学为中心；东南以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为中心；南方以中山大学、岭南大学为中心；西南以四川大学、云南大学为中心；相继涌现了一批青年人类学家。

这一阶段出版的人类学、边疆研究、少数民族研究的定期刊物有近30种，专著百余种，有很多高等学校都开过人类学或民族学课程。

1934年7月，在伦敦召开第一届国际人类学民族学大会，我国人类学者杨成志、吴定良、欧阳翥三位教授出席参加。这时在高等学校中，即1938~1939年间，教育部陆续颁布了大学各学院共同必修科目表及各学院各系选修科目表，它明确规定：文学院历史系、法学院社会系、理学院地理系与生物系等必（选）修人类学、民族学、人种学或民族志课程。早在1927年，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就设立了人类学组，并聘请俄国人史禄国讲授人类学。后来，北平的清华大学也曾一度设有社会学系。此外，在燕京、辅仁、南京、中央、金陵，上海大夏、暨南、沪江，厦门，成都、华西大学等社会（历史）学系均设有人类学和民族学课程。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各高等学校内迁，如重庆中央、北

瑞复旦，成都华西、四川、金陵、燕京、齐鲁五大学，昆明云大、中山（后撤回广东东昌坪石镇）和西南联大（北京、清华和南开），贵州大夏大学等，但它们都重视边疆研究，加强了人类学与民族学的教学。而中央大学和西安、西北大学则先后创办了边政学系，以人类学和民族学为主要必修课目。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上海暨南大学于1947年成立人类学系。1948年，清华、中山、浙江大学相继成立人类学系。1949年夏，台湾大学增设了考古人类学系。

在人类学的宣传普及方面，林惠祥教授于1934年在厦门创建了人类博物馆筹备处，它是我国第一所人类学专科博物馆，林惠祥教授是1921年厦大创办时的第一届文科毕业生，后来到菲律宾大学研究院攻读人类学硕士，在比尔导师的指导下完成了硕士论文。回国后，他先在大学院及中央研究院作研究工作，后返回厦门大学任人类学教授。他于1934年著的《文化人类学》一书，被列为“大学丛书（教本）”，他还著有《中国民族史》上下二册。他在厦大附近顶沃仔住室二楼创办的厦门市人类博物馆筹备处，陈列着考古、民族文物，供厦大师生及校外各界人士参观。

第三阶段，50至70年代人类学的分科发展。

50年代后，中国人类学在大陆和社会学、民族学、政治学、法律学、宗教学一样，被视作资产阶级学科，因而未能得以继续全面提倡发展。台湾大学于1949年设立考古人类学系，由李济主持，培养了一批人类学人才；香港中文大学自1973年设立人类学组，到1980年设人类学系。而大陆上只有在周总理关怀下，复旦大学保留了人类学教研室，在刘咸教授领导下开展体质人类学研究。厦门大学林惠祥教授于1951年将人类博物馆全部文物图书捐献给厦门大学，经教育部批准成立厦门大学人类博

物馆，作为人类学研究机构，着重考古学和民族学研究。但全国有关单位未能全面提倡人类学，只是继续有关分科的研究和教学工作。

在体质人类学方面：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解放后朝着古人类学的方向研究，在各省文管会、博物馆及有关单位的配合下，曾发现北京猿人、元谋猿人、兰田猿人以及其他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该所出版的《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学报》和后来的《人类学学报》发表了大量古人类与现代人体质的论文、报告。上海复旦大学人类学教研室在研究现代人体测量方面，也作出了贡献。但是体质人类学的一些分科，如人体测量学（研究人体测量的技术）、生体学（研究描述现今人类的差别、性别，及个人体质上的差别）、人种学或种族人类学（研究人体类型的素质对于某些疾病和行为的相互关系）等，都还是缺门空白，更谈不上结合当代社会应用所需要的一些应用人类学。

在考古学、语言学方面，这 30 年来发展得很快，并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学科，现全国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语言研究所（1953 年就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也设立了所或室），有的省还设有考古研究所。还有 13 所高等学校设立了考古学专业；另在国家文物局领导下，各省也相继成立了文管会、博物馆。这三股力量在这 30 多年中，作出了很大成绩，使中国考古文物闻名于世界。语言学在研究各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中，经调查研究都取得了不少成绩。但还缺少对考古人类学和语言人类学的研究及其专著和教材。

在文化人类学方面，民族学虽未能得以公开提倡，但从成立中央民族学院和 1956 年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以来，全国大规模的成立了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并对少数民族（现有 55 个）进行调查研究，积累了大量调查资料，有的省

还先后成立了民族研究所，对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颇深的研究，但未能研究其主体民族——汉族。7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成立了民族学研究室，因而开始更直接地提倡这门科学。但在这30年中，遗憾的是：对文化人类学的全面研究较少。文化人类学所包括的民俗学，也长期被忽略了。

三、80年代中国人类学的发展

80年代是中国人类学得以恢复提倡、研究的新阶段。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家教委有关领导的支持和关怀下，成立了中国人类学学会的全国性群众学术组织；在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先后成立了人类学系，厦门大学还在人类博物馆的基础上，成立了人类学研究所；开始招收人类学专业本科生和文化人类学专业研究生；在全国社会科学规划（基金）会“七五”规划中，它列入“人类学研究”项目和“闽台惠安人研究”项目，以支持对汉族文化的研究；国内外的人类学学术开始得以交流，尤其“首届都市人类学国际讨论会”在北京召开，它标志着我国人类学日益获得重视，并在向分科的方向发展。

中国人类学学会成立10年来，在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曾先后召开过四次大型全国性学术讨论会。1980年9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有关领导的关怀和支持下，成立了中国人类学学会筹备委员会，经过半年的筹备，于1981年5月在厦门大学召开了“首届全国人类学学术讨论会”，会议上宣布正式成立中国人类学学会，选举了第一届理事会，包括顾问共8人，主席团12人、理事51人、秘书长1人、副秘书长5人，会址设在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这届讨论会以“人类学的地位与作用”为主题，有全国人类学工作者共91人参加，提交了100篇论文，会后将其选编为《人类学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84年出